

2022年6月,由于董宇辉的推荐,迟子建的经典作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得到了更多读者的关注,一年半内销售突破500万册,成为近年来最为畅销的严肃文学书籍。2023年12月,“东北”这个词热火朝天地占据了各大话题榜,“尔滨”冰雪游的火热出圈,也为哈尔滨乃至东北地区带来了极高的关注度。

面对这样的热度,生活、工作在黑龙江的东北作家迟子建十分冷静,她一如既往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比起现实世界的喧嚣,她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钟爱的文学世界之中。

在文学世界里感受“尔滨” 茅奖作家迟子建 推新作《东北故事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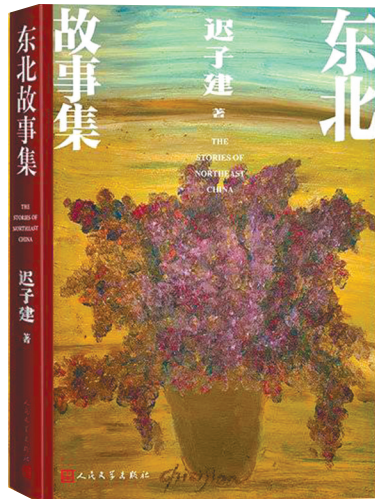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小说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史

“大寒。暮色深沉。此刻读小说犹如泡澡,身心安泰。即将踏入60岁门槛的我,有40年是在小说的岁月中,可见虚构是多么迷人,多么有生命力!这个冬天我们‘尔滨’人都在‘猫冬’,把冰雪美景留给南来的小金豆们。封面稚嫩小画由我绘就,愿北方的原野,岁岁繁花似锦!感谢亲爱的读者。”近日,著名作家迟子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她的新书《东北故事集》出版的消息。

迟子建1964年生于黑龙江漠河。1983年开始写作,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多万字,出版有百部单行本。代表性长篇小说包括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《群山之巅》《烟火漫卷》等。曾获得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学者张学昕曾评价道:“从一定意义上讲,迟子建的小说,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史。”

在新作《东北故事集》中,迟子建更是将“东北史”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。《东北故事集》收入迟子建近年来创作的三部钩沉东北历史的中短篇小说:《喝汤的声音》述说哈喇泊家族三代人在黑龙江畔的生死传奇与爱恨情仇;《白釉黑花罐与碑桥》以宋徽宗的幽囚岁月为切入点,展开一场亦真亦幻的相拥与别离、荣辱与兴衰的穿越之旅;《碾压甲骨的车轮》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失散为引,围绕一桩迷雾重重的失踪案,探寻人类心灵世界的烛火微光。迟子建以独特的故事结构,再次延展着她的“东北经验”的美学张力。

据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透露,《东北故事集》上市之后反响热烈,首日



《东北故事集》

便实现加印,当日印数已达10万册。

好听的故事似乎总是短的

迟子建曾说:“好听的故事,似乎总是短的,这经验是从童年得来的。在北极村的长夜里,外祖母讲给我的故事,往往十来分钟就是一个。”不同于《伪满洲国》超过千页篇幅的鸿篇巨制,也不同于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《群山之巅》《烟火漫卷》等常规篇幅的长篇小说,迟子建近三年来的创作集中于中短篇。

关于体裁的选择,她在后记中说:“因为工作岗位变化,写作时间刹那间变得碎片化,一度让我非常焦虑。以往我可以心无旁骛驰骋于小说中,现实世界反而像虚构的。而现在我被结结实实打回现实,夜里连梦都少了,只能见缝插针进入文学天地……既然难有从

容的时间经营长篇,我便尝试用中短篇来演绎这些故事。”

对于一位从事文学创作40年、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作家而言,把一部作品写“短”往往更难:这背后是故事结构的调整、叙述语言的精炼乃至创作习惯的重塑。在创作开篇之作《喝汤的声音》时,迟子建“写的时候不停地捶打和挤压它,不断地‘收’,让一条河瘦身为溪”。同样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班宇高度评价这部经历了“捶打”与“挤压”的作品:“这篇小说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实践,在许多方面都做到了一种平衡,衔接顺畅,也将一个更为庞大事物的轮廓勾勒出来。”

2023年11月,迟子建在浙江乌镇将完稿不久的《东北故事集》交予人民文

学出版社。新书封面的插图同样来自她的原创,画的是她脑海中的东北原野,画面中央的罐子里放着原野上的各色花草。在后记《谁鼓舞了我》中,迟子建提到2023年哈尔滨的雪下得大,“今冬的雪不像往年是由初冬的小雪,逐渐演变为隆冬的大雪。刚踏进冬的门槛,雪花就爆了,以气吞山河之势,刷白了北国山河。飞雪漫卷、北风呼号,那是我童年常见的情景,可这些年由于全球气候普遍变暖,难得一见了,所以当它们在2023年的冬天盛装归来,不仅明年待播的庄稼暗喜,人也是欢欣鼓舞的,纷纷走出居室踏雪而行,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与这久别的亲人似的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



作家迟子建

一把打开隐秘花园的密钥

——读《唐诗疑难详解》

□林赶秋

《三百篇》以后之诗,唐人集其大成。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经典中,唐诗是一个独特的门类,它相比于其他文学形式,能够为更多层面的群众所接受。从《全唐诗》迄至《唐五代诗全编》,学者们对唐诗的宏观掌握与微观了解,皆有了质的飞跃。但普罗大众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《唐五代诗全编》之类的大部头书籍,还常常受到宋明以来各种唐诗选本的影响,而宋明以来世人多喜改窜唐人诗歌,以致大家从小倒背如流的所谓唐诗有时并非唐代之原貌。

“床前明月光”一诗,可谓家喻户晓,但仔细查考,大概率并非李白原作。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、宋杨齐贤等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、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收录的均为:“床前看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山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到了明代,李攀龙《古今诗删》所载略有改动:“床前看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我们今天熟知的字

句,则见于清张玉书《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》、清蘅塘退士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尤其是《唐诗三百首》,因其高普及率、高阅读率,使得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俨然成为最权威的版本乃至全民记忆。

近日出版的《唐诗疑难详解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1月第1版)以自问自答的随笔形式,对这种存在多种异文的唐诗做了有理有据或有趣的剖析和诠释。在作者张起看来,这样的唐诗“每一首都是一道难题,都是一座隐秘花园”,《唐诗疑难详解》希望能在“解疑中审美,审美中解疑”,为读者找到一把打开隐秘花园的密钥。

唐人王勃有一首著名的送别诗——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:“城阙辅三秦,风烟望五津。与君离别意,同是宦游人。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。”尽管脍炙人口,但从题目到正文却潜伏着一大堆疑问

谜团。比如,王勃究竟是在长安送杜少府,还是在成都送杜少府?杜少府是杜易简,还是杜必简?清吴士玉《御定骈字类编》等书引“蜀州”为“蜀川”,到底该以何为准?何为“三秦”,何为“五津”?诸如此类,《唐诗疑难详解》均作了细致入微的解读。

《唐诗疑难详解》的作者张起、张天健都是成都崇州人,于古而言,就是蜀州人。无巧不成书,他们的乡贤、蜀州人常璩在其代表作《华阳国志》中恰恰提到了这五津:“其大江自岷堰下至犍为有五津:始曰白华津;二曰皂里津;三曰江首津;四曰沙头津,刘璋时召东州民居此,改曰东州头;五曰江南津。”说的是从都江堰以下至彭山西北(犍为郡城所在地)岷江上的五个渡口,其范围均在蜀州地界之内。“确定五津后,杜少府的衙署便在蜀州,王勃送人之地就当在成都非长安。”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,借助自己的乡邦文献、生活经验,对相

关唐诗进行个案分析,这样的例子在《唐诗疑难详解》里屡见不鲜。

“大官令夏供槐叶冷淘,出《唐六典》。”(宋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)唐代宗大历二年(767年),杜甫也有《槐叶冷淘》之作。《汉语大词典》只称槐叶冷淘是“一种凉食”,具体则语焉不详。据《唐诗疑难详解》考证,槐叶冷淘简称槐淘,“分明是四川米凉粉做法”,或与今天川人用刮子刮出的“旋子凉粉”相近。这样川味十足的趣解,让吃过四川凉粉的读者豁然开朗,与遥远的古典竟有了促膝接膝的亲切之感。

当然,任何书都应该让时间去检验,《唐诗疑难详解》亦不例外。关于张继《枫桥夜泊》一诗之诸多疑问,古来聚讼,至今不已,《唐诗疑难详解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未必句句都颠扑不破。这其实并不要紧,正如张起在序中所言,“经得起社会和岁月检验”的才是“好书”。